



中年手记（十章）

■ 姜华（陕西）

镜子

老屋神窗上，放着一面镜子。

一面沾满铜锈的镜子，家族的气味浓郁。

这面源自东汉的铜镜，锋芒逼人，我在它面前轻易地返回了原形。

三十年前的父亲，从镜子里现身。

一种衰败气味，伴着民国二十七年的咳嗽声，突然与我撞了个满怀。

父旧时教书，我习文、写诗，这一切承接多么自然，没有一丝悬念。

父教书是一个过程，我写诗又是一个过程。如同一个人在路上终生奔波，转了若干个圈子，又绕回来，抵达宿命的原点。

一切皆在镜子里。无论疾病，健康，悲喜，或生死。

镜子是诚实的。诚实得像过眼云烟。

午后

春日午后。

锯齿般的光线，从窗口跳进来，轻轻抚摸我皮肤上的色斑，谁在嘲笑这些岁月的标记，走光的隐喻。

在这个生命竞相萌发的时节，一些种子已胎死腹中。

你听，春天辽阔的呻吟和呼喊声，此起彼伏。

那些漫天飞舞的前世、欲望和宿命，正扑打着翅膀匆匆赶路。

阳光下的尘埃，满天飞舞，奔跑如风。这时，一只蚂蚁突然侧身，陷入我的眼睛。

我不能拒绝什么，如同不能拒绝一段美好的光阴。

我内心卑微地绽放，正在努力追赶花期，只是速度比往年慢些。

神在天上说，你六根未净，还不能停下来。

发现

农历正月。

在我家南墙根，一棵地地菜开花了。

突然的发现让我感动。我不知道，那么弱小的生命，是怎样捱过干旱、饥饿和严冬。它高高地举起小手，大声发表卑微的春天宣言。
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安静地坐在失语的角落，关闭自己的声音、听力和欲望，放慢速度，靠右行走，裹紧身上鳞甲和气味。让那些蜂蝶去追逐，高处眩目的阳光。

可是今天，一朵野花，一朵在角落里绽放的信仰，它卑微的高贵，强烈地震撼了我，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。

我终于明白，只要永不放弃，相信石头也会开花。

风来

这些风，突然剑走偏锋，钻入我身体漏洞。

寒冷植入，我的身体颤动起来。

这个春天，我体内的旧伤、病灶和欲望，在风的引诱下，蠢蠢欲动。它们纵容我说出，春天萌动的危险。

春风过来的时候，所有的种子、梦想和罪恶，一起抬头。

它们追着风奔跑、呐喊、受孕、分娩，然后一齐被风劫持。

视野里，那些被风拖走的尸体，乌鸦一样飞翔。

一些隐身的，透明的物质，正在抢占季节高地。它们散发的气味漫天飞舞。

唯有风。比划着陌生的手势，争相搬出阴谋借口。

一个中年男人，站在路口上，两袖灌满了尘世的风。

站在高处的上帝，看清了一切。他不说话。

老宅

一座前清古宅。衰败，斑驳，散发出腐朽气味。

这座老宅，曾经扼杀了多少欲望、叹息和欢笑。站在庭前，风吹门响，我仿佛看到先人们，表情模糊，从老宅大门进进出出。

乙巳初夏，一个中年男人的脚步，跨进了这座前朝古宅。

黄昏，有女人啾呀的哭声，从西厢房里传来，那是我十七岁守寡的太婆。

还有那些前朝足迹，迈着方步，走来一位晚清秀才。

屋顶上那些隔年瓦霜，洇湿了多少陈年旧事，和曾经蓬勃的岁月。

漫步在老宅腐败的气味里，我中年缓慢的脚步，正在一层一层陷入。

老宅不动声色，悄悄打量着我。

一脸迷茫。

瓷婚

我现在越来越恐惧，那些瓷器。

那些外表坚硬、光滑，发出金属光芒的瓷器。敏感、多疑、易碎，爱使小性子，就像初夏多变的脸色。

现在我手里正小心翼翼地捧着，这件磕绊了 20 年的瓷器。

长成的儿子正在恋爱，与一个姑娘缠绵得天昏地暗。我知道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即使拥有一件官窑珍品，也不知道如何鉴赏、呵护。

哪像我们，一条道走到黑，还自信地说，天，就要亮了。

人到中年的我，仍在反复敲打着，一件陈年陶器。

直到音乐声再次响起。

旧物

梅子是我的发小。

三十年前我深爱的梅子，早已远嫁异乡。做了人妻、

人母，甚至掉了门牙。

老东门外那条秘道，我和梅子的童年还在里面奔跑。奶奶颠着小脚，在老城门洞里唤我，已是四十年前的绝唱。

还有那些梦，树叶一样，在句关大道上飞翔，很有些南宋遗风。还有句河畔那片柳林，

记录了一段生涩的恋情。还有老屋里那些长短叹息声，至今还在让一个男人喘气。

前几日我经过小城旧货市场，那些前朝的利器，锈迹斑斑。它们反射出光芒，刺伤了我的眼睛。

呵，梅子，梅子。我今世的忌口。

同窗

一把刀，杀尽岁月。

当年睡在上铺或下铺的兄弟，鸟一样飞散了，飞远了。

瞅着发黄的照片、论文、地图和表情，我的记忆突然黑屏。那些相继走进夜色的影子，一个个步履匆匆，悄无声息。

尘世多么苦难、艰辛。曾经饱满光洁的容颜、黑发和激情，早已在时光的风雨中斑驳、凋谢。那些曾经稔熟的方言，已经远离了服务区。

生存的筹码，如季节更替，漫长而沉重。

中年的脚步在喘息声中，慢了下来。

从现在起，我必须打起百倍精神，努力扛起那些世俗、血缘和亲情。就像当年与同学拔河，奋力把一座山驮过河去。

返回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眼睛开始散光。

我中年的视野里，景物开始浑浊。一头牛或一只黄羊，

没有多少区别。

多少次，我试图滤出体内泥沙、暗伤和无奈，去市场上廉价发表，又被中年的矜持驳回。

现在，我经常坐在中年孤独里，同那些旧物件对话。

我给它们说出父母、子女、疾病和年轻时张狂的梦想。我给它们说出前世、爱情和诗歌。

当我说出苦难的时候，去世多年的娘，就站在我身后，轻轻唤我乳名。

我试图寻找穿越的路径，从最低处返回。

返回那座坐落在小城的老屋，返回那场无疾而终的初恋，返回父母热烘烘的体内。

然后呼喊着自己名字，去追赶一头狮子。

遗言

我有羞于示人的懦弱，也有渺小卑微的自尊。

这一生，我已经历了太多风雨，现在尽量朴素一些，脱去那些华丽的虚词外衣，让灵魂自由地在天堂或地狱纵情欢笑或哭泣。

现在，请拿来一张白纸。盖在我身上。

我一生低调、诚实，卑微做人。避免在身后留下唾液、指纹或暗器。

现在人们都在使用品德这个名讳，其实它是一件奢侈品。还有一种行为叫孝道，这样的利器更容易伤人。

我走的时候，也许是白天，或夜晚，天空可能下着小雨。

请不要告诉亲友，不要声张，不许哭泣，不要打扰了在夜晚行路的人。

请拿走那些金属、恩怨和廉价的颂词，包括书籍、诗歌和泪水。

好吧，现在让我怀揣着血缘，和爱，悄悄地远行。

一个人，回到大象最初的墓地。

仙公山风物（二章）

■ 王忠智（福建）

丹丘日月

月冷寒山，霜天晓角。炼丹炉，井映炉火。井以天下为己任，井以丹炉紫气为伴。别以为神仙都是逍遥自在，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其实那只不过是太虚幻境。丹丘是最闪光地方，炉火正旺。火热的火舌，眷顾真情，真正的神仙是眷顾人间烟火的。何氏九兄弟，无论出身贵贱，心地善良，目睹苍生病灾苦痛，上山修道炼丹，

医治无数人间疑难杂症。“真神仙也”，因此这座山就名之仙公山。经历艰难困苦的人，方懂得生命的可贵。九兄弟遭受生活磨难，发誓修道炼丹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生命。自此，恩如山重，义高入云。名同日月。他们的修道炼丹烟霭，在日起月落，鸟啼霜满天中升腾着，青云直上。骑着野鹤云游，崖边的仙草取之不尽，配方都是天然的，岩石上流不完的甘泉。现成的石椅，石桌，通

仙洞中转乾坤。石径老松，茶香如故。竹林里有七侣，放浪形骸。通天洞里只有空气的声音，这是道家空静定的含义。炼真丹救黎民，修正拯苍生。

摩崖石刻

莫道仙山无多路，且看瀛洲石为章。

可以说，一部千年的晋人南渡拓荒史，就是一部石头记。闽南石多，为代代先民铺桥造

路，与先民命运相连，不弃不离。

石头记历经种种磨难，至今依然故我，无论多久的事，都记得住，生动，真实，向你娓娓道来。仙公山的石刻展示一场书法，文史，艺术的盛宴。22 方石刻，走过宋元明清，就像 22 位不老老人，又像 22 页厚重史书册页，于今看来，璀璨夺目，历久弥新。

书体繁多，楷行隶行草不一而足。内容丰富，集中了朱

熹（理学），王十朋（状元）、张瑞图（明代书法四家之一）、陈玉辉（御史）等跨朝代名家的手迹，其中张瑞图晚年楷书作品被列为国家级艺术瑰宝。更重要的是石头们记录了很多人们无法传承珍稀之宝。

石头会说话，说泉州海丝源头的宏大叙事，说泉州刺桐港三角帆，刀削帆，福船帆……世界帆船展示会。

会讲故事的石头，泊在时光之荷叶尖。